

金天羽 著
周錄祥 校點

天放樓詩文集

上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金天羽 著
周錄祥 校點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天放樓詩文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天放樓詩文集/金天羽著;周錄祥校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1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4576-6

I. 天... II. ①金... ②周... III. ①詩歌-作品集-中國-近代②詞(文學)-作品集-中國-近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國-近代 IV. I21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38071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天放樓詩文集

(全三冊)

金天羽 著

周錄祥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49.875 插頁 17 字數 824,000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978-7-5325-4576-6

I·1910 定價: 12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金天羽像

天放樓詩集

谷音集卷上

鳳城春曉曲 丁亥

吳江金天羽 原名天驊 松岑甫撰

金烏蹴起蓬萊曙疏鐘曳斷長安樹星珠磊落雄滿天宿雲如海春綿綿飢龍渴咽
不成漏曉妝人對橫峯瘦珀露濃錦掩花一翦春寒擁雙袖昭陽宮裏遲明曠九
華殿上東風微早朝人起聽鳴雞雞聲不及馬蹄早月落崑崙天地曉千官立鵲鐸
鳴珂紅見隔山雲嵯峨紫皇昨夜徵新歌綠章奏入通明多諫書欲買千金何

游穹窿詩 戊子

江左山水窟茲峯孕殊異遠矚龍虎形近覩仙靈氣午風吹松篁旭日竄陰翳埋展
白雲深跌礪紅泉細恭聞翠華來緩試玲瓏轡馳道鏐羊腸荆楚走平易萬山奔馬
馳尚有來朝意昂首上危亭天空展遙睇

仙人招素手佇我空翠間長風吹羽衣龍駕何翩翩道人昔禮斗結龕荒山巔苦行

序 言

錢仲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誌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倣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只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錢仲聯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九五叟錢仲聯書於蘇州大學

前言

三十年代蘇州、上海地區有四位國學大師，即章太炎、唐文治、錢基博和金松岑，其中太炎先生和松岑先生二人經歷尤為相似，都是早年鼓吹革命，在上海參與創辦中國教育會，中、晚年振興國學，在蘇州共同創立中國國學會，輪流講學，當時學者視為國內學術兩位重望，以到蘇州能見到兩位先生為三生有幸。而松岑先生除了以革命者、學者聞名於世，被人稱道最多的，還是他傑出的詩、文、小說成就。

一

金松岑先生（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初名懋基，改名天翹，又名天羽，字松岑，號鶴望、鶴舫。早年曾用筆名麒麟、壯遊、愛自由者、金一（K. A.（或P. Y.）），中年自署金城、天放樓主人、鶴望（或鶴望生）、鶴舫等，江蘇吳江同里鎮人。先祖明宣德年間由安徽歙縣移居吳江，又徙居同里鎮，世以德行著鄉里間。祖父鳳標先生，尤有才德，曾任金壇、奉賢縣學訓導，後管理同里民政，很得鄉人愛戴。先生早年多聞先德言行，十三歲時，從顧詢愚先生學詩，凡八年，後又從錢詞鐸先生學文，凡六年。十八歲時，

考取秀才。當時清政府腐敗無能，列強虎視眈眈，國家存亡懸於一線，先生憂心如焚，他厭棄科舉之學，着力於經史，同時留心名家述作以及輿地、兵家之學。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與同鄉陳去病創立雪耻學會，研究新學，尋求興國之路。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江蘇學政瞿鴻禨按試江南，得先生的《長江賦》及《西北輿地圖表》，大加稱賞，調先生往南菁書院學習，任學長。戊戌維新後，曾薦試經濟特科。變法失敗，六君子就義，他也無心與試，便回鄉專心治《元史》，並設館教徒。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三月，蔡元培等在上海創立了中國教育會，並設立愛國學社，先生與陳去病都參加了成立大會，回同里後便成立分會，又在同川書院舊址設立自治學社，開吳江新式教育之先河。次年春，又應蔡元培之招，往上海任教育會庶務，隨行的有蔡治民、陶佐虞、柳亞子，三人進愛國學社就讀。在上海期間，先生與太炎先生、鄒容、吳稚暉及蔡元培相交甚密，白天與太炎一室辦公，晚上與鄒容一室休息。鄒容撰成《革命軍》，先生曾設法籌款幫助出版。後來又與李思慎交往甚密，暢論革命，以文字相激勵。這年夏天，《蘇報》案發，章、鄒二人入獄，先生多次往提籃橋監獄探視，爲二人傳遞消息，又四處奔走，籌錢延請英籍律師瓊斯爲二人辯護。後來鄒容病死獄中，先生非常悲憤，曾撰有祭文《哀鄒容》。

中國教育會被查封後，先生回鄉繼續辦學，在自治學社開設軍體課，加強軍事訓練，以期爲革命培養人才。又附設音樂、理化傳習所，爲農村培養師資。教學的宗旨，在於「切世務、明人倫而達體用」^{〔二〕}，

一時學生達百十人，前後傑出的有柳亞子、王紹鏊、楊天驥、范煙橋、金國寶、嚴寶禮等。這一期間，先生著述甚多：八月，鼓吹革命的《國民新靈魂》發表於《江蘇》雜誌，倡導女權革命的《女界鐘》由上海大同書局出版。十月，歷史小說《孽海花》前二回問世。十一月，日人宮崎寅藏所撰反映其追隨孫中山革命經歷的《三十三年落花夢》譯成。次年三月，另一譯著《自由血》（俄國虛無黨史）印行。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所編《新中國唱歌集》出版。這些著作都展現了先生高昂的革命鬪志和超前的革命思想，在當時風行一時，先生也成為東南一帶頗負盛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所以李根源認為先生後來雖然沒有加入同盟會，但「主張革命最早，盡力革命最多」^[1]。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秋，吳江水災，鄉民暴動劫米，因為先生平時治理鄉事非常嚴格，因此受到報復而破家，於是移居蘇州。民國初年，先生被選為省議員，同時擔任《時報》的社論撰著，曾就軍政財教及水利等方面多所建言，而當局卻終未能採納，這些言論後來皆收在民國元年（一九〇二）所印的《孤根集》中。先生四十歲後，發心治學，師事曹復禮（名元弼，字彥直）先生，受荀虞《易》、鄭氏《禮·喪服》。又縱遊天下名山大川，希望以此來開拓眼界、壯大意氣，所到之處都有詩。五十歲時，弟子高圭、王佩誼、王巨川、王欣夫等醵金刊為《天放樓詩集》九卷。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先生出任吳江縣教育局長，前後兩年。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又任江南水利局局長，一年後因見解不合辭去。先生早年即關心並精研水利事務，此前黃河決口於山東，江南也

因太湖壅閘，水患頻繁，先生一邊輔助全國水利局副總裁潘復治理河淮，一邊又與鄉紳商議治理太湖，倡導成立太湖水利委員會，輔助王清穆，圍繞治湖、浚淤及圍墾龐山湖田等問題展開討論，後來輯作《與無錫胡雨人書》一冊。民國十六年，《天放樓文言》十一卷刊印。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先生受安徽通志館之聘，撰寫人物傳，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撰成《皖志列傳稿》八卷，一百三十九篇，所傳四百餘人，「足以爲奇文、爲良史」^三（此前民國二十二年，已選出部分爲《皖志列傳選存》，作爲《天放樓續集》的一部分印行）。而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又曾經應雲南通志館之請，撰列傳，但後來未能單獨刊行，只有《天放樓文言遺集》收入《鄭和傳》與《陳綱楊娥傳》兩篇。

二、三十年代之交，海內耆宿大師如章太炎、張一麐、李根源、陳衍等羣集蘇州，與先生志同道合，因國學日趨淪亡，便於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冬成立了中國國學會，以期能「修明經術，用存絕學，正人心」^四，張一麐任會長，李根源、陳衍任副會長，而太炎、松岑二先生輪流講學，入會者達千餘人，學風因之大振。當時會刊有《國學論衡》及《文藝掇華》，由先生負責統稿。後來太炎先生因會費交納等問題與先生意見不合，小人從中挑撥，二人因此失和，太炎先生退會，另辦章氏國學講習會，而先生仍然堅持講學，直到日寇入侵方停止。

一九三七年，日寇入侵，東南淪陷，先生屏謝交遊，足不出戶，安貧樂道，不廢諷詠。而漢姦陳則民以僞江蘇省教育廳長等僞職引誘先生出山，先生稱病推辭，潛走上海，任光華大學文學院教授，講論內

聖外王之學，恢弘民族大義，與呂思勉、蔣維喬等，以一片冰心互勉，砥礪氣節。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佔領租界，學校解體，先生回到蘇州，隱居明志。當時敵偽橫徵暴斂，巧取豪奪，人民生活極端困苦，先生雖生活困頓，以至於變賣祖屋來維持生計，愛孫病卒而無力收殮，只好變賣祖田，但仍堅持「不結點虜之網，不嗅盜泉之餌」^{〔五〕}，自信日寇必亡，並創作大量樂府詩作，揭露諷刺日偽，關心民生疾苦。一九四五年秋，日寇無條件投降，先生欣喜「晚節不虧，傲骨依舊」^{〔六〕}，作文作詩以紀之，自豪之情溢於言表。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收大員腐敗成風，當局隨意確定偽幣、法幣比值，禍害百姓，先生非常痛心，創作了不少新題樂府進行揭露，並曾由故友吳稚暉向蔣介石、宋子文、翁文灝等連續上書，要求撫慰淪陷區人民，後來當局能够採取一些措施，與先生的直言不無關係。而國民黨積極發動內戰，先生異常憤激，屢次上書規勸當局，可惜卒無結果。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冬，愛子芳雄去世，先生無比悲痛，次年一月十日（合農曆丙戌年臘月二十七日），因感冒並發氣喘，病逝於蘇州濂谿坊，享年七十四歲。弟子輯印其《詩季集》七卷、《文言遺集》五卷及《鶴舫中年政論》一冊，並私諡為貞獻先生。「貞者，正有幹也；獻者，賢而叡也」^{〔七〕}。以先生的學識品行，應當之無愧。

松岑先生友人徐震曾這樣評價先生：「若先生者，於經世則政教之原、治亂之故靡不究洞；於道德則六藝之旨、漢宋諸儒之說咸深造，自得於心；於學問則九流百氏、浮屠之籍、歐西諸哲之書，披析鑽掣、審度稽貫，裁當否而定醇駁，如執權衡而量輕重；於文章則芴漠恣縱，涵莊周之雄，寬博深厚，體

孟堅之茂，兼麗卿雲，比繡顏鮑，出入韓柳，風格自成。夫是術之博而才之偉也，非所謂瑰琦絕特者乎？」^{〔八〕}評價不可謂不高。先生弟子楊友仁也說：「先生於人世間七十有四年，多經喪亂，激烈動蕩，但其愛國之忱，爲祖國謀其出路，則無時或釋，與志士同其軌跡。」^{〔九〕}然而正如此文中所說：「嗚呼！先生一生，其學也，其行也，與時代之遞變，歷史之演進，若合符節，然而高蹈不仕，豪貴者不識其姓名，晚景悲涼，終老於蘇州濂谿坊天放樓中，所遺者惟藏書滿屋、述作盈尺而已。」^{〔一〇〕}讀先生之書者，多稱其中年以後之詩文，而不言其少作；多詫其歌詩、文章之盛，而忽其義理之充。^{〔一一〕}的確，松岑先生作爲清末、民國間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和國學大師，其才學德行，得到了當時有識之士的一致稱道，可惜士有幸有不幸，由於種種原因，先生逝世後，聲名不顯，影響也遠不如章太炎等大，這不能不讓人喟然長歎。好在公道自在人心，相信讀過松岑先生著作的人，都會有一個公正的評價。

二

先生有關文學的見解，在當時有獨到之處。如早年所作的《心聲》一文，認爲文學作品表達士之心聲，反映國家面貌，可以對社會改造起到巨大作用，因此竭力鼓動文學之士順應革命歷史潮流，呼喚時代的強音。又曾作《論寫情小說於新社會之關係》一文，力闡小說對社會的教育作用，強調文學改造社會的力量，進而提倡文學自身的革新。又作《余之文學觀》，提出了文學必須在義與例兩方面進行變革

和創新，號召「標一義，創一例」，強調「赤手開創」、「獨立改制」，開創文學之新紀元。又作有《文學上之藝術觀》，提出「文學者之心」包含雙重美術性，即強調作家的心感之美與作品的形式之美，作家主觀的心與作品客觀的用的統一，在當時誠為難能可貴。理論表現在實踐上，也是碩果累累，如曾首創《孽海花》的前六回，並擬定全書內容程式；刊行《新中國唱歌集》，與黃遵憲晚年所作《出軍》、《軍中》、《還軍》諸歌有異曲同工之妙，等等。

在詩論方面，先生也有進步之處。在繼承古人傳統問題上，他認為要「胚胎六義，吐納百家」^[10]。同時更注重「詩人之心」、「文學者之心」^[11]，在《惜曠軒詩序》上，先生標舉「詩人之心」，認為「夫詩人之心，其機杼經緯，往往得於天而寓於物，執司契以為象，心手和同，無有端倪」。強調詩歌必須情真語樸，自然抒發。在《夢荅庵詩存序》中說：「詩者，盡人所能為也，所貴者在乎有詩人之心。詩人之心出幽入明，控古勒今，不局局於當前之境，恒與造化者遊處，其心哲，其思慮沈，其德愔愔，夫是之謂詩人之心。詩人之心，因其時而變……詩人之心，因其世而變……」此處的「詩人之心」，不僅指詩人所獨具的形象思維能力，而且強調詩人還應該有敏銳的目光、深刻的思想及高尚的道德。強調詩人貴有「情真」、「有我」為核心的「詩人之心」，就必然反對標榜聲氣、樹立宗派，先生在《與鄭蘇戡先生論詩書》中說：「虞帝有言：詩言志。志有卑抗，言有博約，聲有奔侈，節有緩急，行有狂狷，而遇有屈伸，世有汙隆，志同而言異，言同而聲異，聲同而節異。故詩猶人也，雖有孿生之子，貌不盡肖。」強調詩歌風格的形成具

有多種因素，不可能形成統一的模式。後來在《五言樓詩草序》中，先生更以嚴厲的筆調批判同光體拉幫結派，說：「又其甚者，舉一行省十數縉紳，風氣相囿，結爲宗派，類似封建節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暗，摧盛氣而使之絀，纖靡委隨，而後得列我之壇坫，卒之儂薄者得引爲口實，而一挾其樊籬，詩教由是而隳焉。」這些言論，都出於他的「詩人之心」說。

進步的詩學觀，加之才華沈博絕麗，使得先生的創作能副其所言。先生曾經說：「我詩有漢魏，有李、杜、韓、蘇，有張、王、小樂府，有長吉，有楊鐵厓，有元、白，有皮、陸，有遺山、青丘，而皆遺貌取神，不襲形似。自幼學義山，人不知也。然於此數家功最深，而不知者動言似昌黎，似半山，猶皮相也。」^{二三}這是先生的冷暖自知之論。吸取前代詩人的精華，不拘一隅，自闢新域，天馬行空，盡情抒發「愛自由者」的思想感情，使先生詩的成就，高踞於所處時代古典詩歌的頂峯。就清代詩人而言，先生兼有顧炎武、屈大均、胡天遊、龔自珍、何紹基、袁昶、黃遵憲、范當世諸家的長處，錢仲聯稱他爲「詩界革命在江蘇的一面大纛」^{二四}，的確不是諛詞。

先生的詩以題材而論，大體上可分爲四類：第一類記述國內外的重大事件，堪稱一代「詩史」。先生作爲久負盛名的革命者，在詩歌創作中，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熱情，自覺運用詩歌系統地反映當時國際、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和歷史發展軌跡。他的國內部分政治詩從甲午中日戰爭寫到抗日戰爭勝利，比如《感事》寫甲午之戰、《政變》、《呵壁》寫戊戌變法、《遼東》寫日俄之戰、《金陵雜詩》、《辛亥紀事》寫辛

亥革命、《膠澳》寫德國占膠州之事、《嵩山高》諷刺袁世凱等，都能寫得入木三分，又出人意料，「以深沈的歷史意識描繪甲午以來起伏跌宕的風雲變幻，爲國土的淪喪痛心疾首，熱切盼望國勢重振，以禦強敵」^{〔四〕}。國際部分則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比如《讀黑奴籲天錄》、《讀利俾瑟戰血餘腥記》、《讀祕密使者》等，既寫時事，又體現出先生對小說的關注；與黃遵憲同題的《都踊歌》寫日本男女戀情，《黑雲都》寫墨索里尼，《花門強》寫土耳其獨立革命後第一任總統凱墨爾，《獅須裘》寫非洲俄比西尼亞，《蟲天新樂府》寫第一次世界大戰，《芻靈笑》寫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等等，也大多涉及重大歷史事件。「國聞海事，隱顯畢具」^{〔五〕}，極盡用舊形式寫新內容之能事，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半個世紀中國和世界的歷史面貌。錢仲聯評道：「其詩早期頗近『詩界革命』諸家，反映國內外大事，可稱一代『詩史』」^{〔六〕}。其實不僅僅是「早期」，即使在生活困厄、每況愈下，家事屢遭乖舛（長子、愛孫相繼謝世）的晚年，先生憂國之心益切，他的詩多描寫生民的苦痛，多涉及世運的隆替，「視之爲史詩也可，視之爲載道之文亦無愧也」^{〔七〕}。這不僅與「詩界革命」派諸家晚年紛紛退出政治舞臺，忘懷國事有明顯的區別，更與同時期的復古派諸如「同光體」詩人、漢魏六朝派詩人專注於故紙堆，對時勢漠不關心有着原則的不同。

第二類是反映政治弊端及民生疾苦之作。先生志在濟世救民，性情深摯，所以觸事言物，皆有感而發，通過個人的切身經歷和感受反映時代的苦難與政治的腐敗。如《中牟堤》記花園口事件，寫當局以

炸黃河大堤來阻敵而付出的慘重代價。《窟室悲》寫官員克扣工程款，重慶防空工事無法抵禦敵機轟炸，死亡七百多人，「世亂途窮人命賤，工倖匿笑金滿懷」，可見戰時重慶政治的腐敗。《長沙炬》記國民黨軍隊因情報失誤，日寇未至長沙，就一炬焚毀名城之事，感憤道：「潭州文物甲海內，使君一炬成焦枯，軍略如此曾左無。」《考異郵》寫政府通過郵資來剝削人民。《迎使星》反映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收大員的胡作非爲，《飛虎軍》寫美國飛虎隊在抗戰勝利後用飛機經商，往返運輸物資，大發橫財，「機載兵來載寶去，明珠薏苡化番客。」《車麟麟》取事家鄉，寫日本聯絡官往日的趾高氣昂與現在的威風掃地，《九師歎》歎息知識份子的窮困潦倒，所謂「今朝九師命窮薄，丹鉛疲劇不救飢。教授生涯本落寞，謀食謀道兩不宜」。而淪陷區人民受日、僞百般凌辱搜刮，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先生也有如實反映，比如《蠅虎》、《蜻蜓》等，揭露日寇兇殘、貪婪、陰險的本性，《獅子林紀事》寫淪陷期汪精衛夫婦到蘇州，歌舞昇平，生活糜爛，人民怨聲載道，《還爐紙》譏刺漢姦李士羣不學無術，致使典籍被盜毀失，《竊脂鳥》寫僞官吏竭力搜刮民脂民膏，《搜粟尉》寫日軍在蘇州一帶大量徵收搜刮糧食，《代竹金》寫官府向農民收取竹金，中飽私囊，《白鷺洲》寫官府催租，百姓走投無路，《采薪憂》記蘇州僞省保安隊借查扣薪船，勒索百姓，《艱食歎》以自身實際，寫物價飛漲……無不深刻揭示了尖銳的階級、民族對立，表現人民深重的災難。這些傑出的新題樂府，受到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杜甫《三吏》《三別》等「詩史」的深刻影響，用新題紀時事，在新詩大行其道的現代詩壇上獨樹一幟，不僅表現出先生終身心繫家